

東方雜誌

第十九卷

第十七至二十號

(1922年9月—1922年10月)

上海書店出版社

東方雜誌

第十九卷
第十七至二十号

(1922年9月—1922年10月)

上海書店出版社



東方雜誌

第十九卷 第十七號
民國十一年九月十日發行

雜評

◆王內閣

堅瓠

◆近東大戰

化魯

◆西伯利亞之禍機

化魯

◆爲什麼反對科學

健孟

國語改造的意見

周作人(七)

新實在論的論理主義

張東蓀(二五)

中國社會之本質及其作用

湯鶴逸(三)

哥德的浮士德(續)

聞天(四)

自然發生說

曾仲鳴(六)

世界新潮

希土大戰及近東時局

T(六七)

奧國之財政危機與合併問題

T(七三)

荷屬東印度土民之自治運動

W(七四)

海洋學家之摩納哥國王

W(七五)



德國青年運動

德國青年運動的兩面觀

高山(七)

德國青年與社會主義

化魯(八)

德國青年的道德改造

喬峯(六)

德國青年對於老派的反叛

克士(八五)

我國煤鐵鑛與日本國防及工業之關係(東京通信)

陳世鴻(八七)

在劇場中

創作小說

王統照(九)

生與死

瑞典 (Hjalmar Eklund) 著

濟之(一〇四)

最錄

聯省自治的討論

(一一九)

◇聯省自治與軍閥割據……胡適

◇我國的聯邦問題……陳達材

◇聯省自治與中國政象……陳獨秀

◇集權與聯邦皆不能推翻軍閥……佚名

時事日誌

(一二三)

插圖

三色版名畫「風景速寫」

近東戰爭之擴大(五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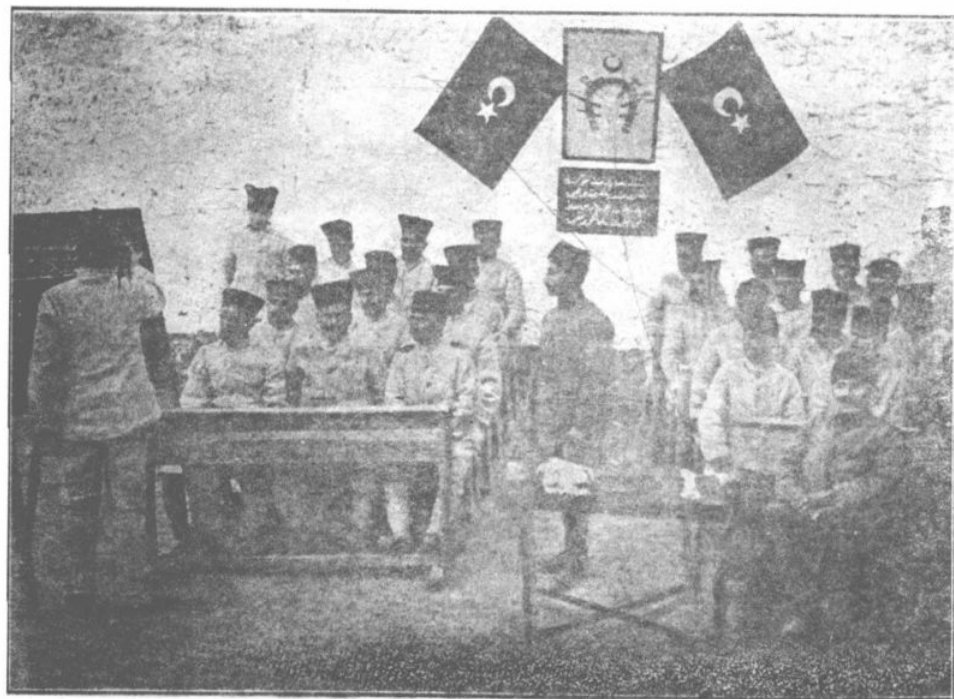
(七) 影 片 事 時 際 國

——大 擴 之 爭 戰 東 近——



爾 凱 叔 長 交 府 拉 安
氏 末 夫 俞 總 外 政 哥

影 攝 中 營 在 氏 爾 末 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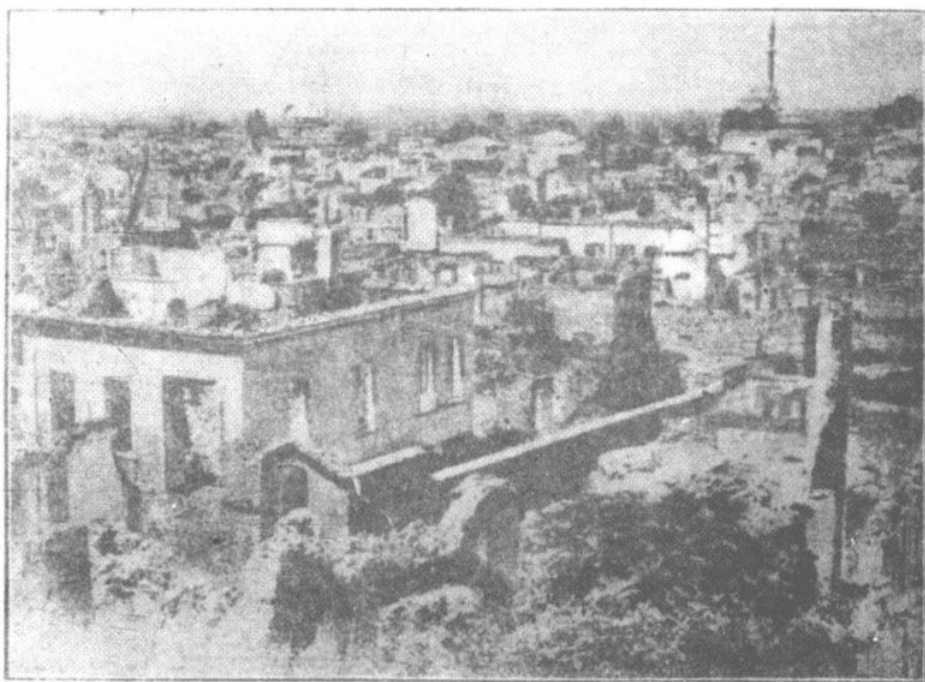


狀 之 兵 士 練 教 校 學 官 軍 其 耳 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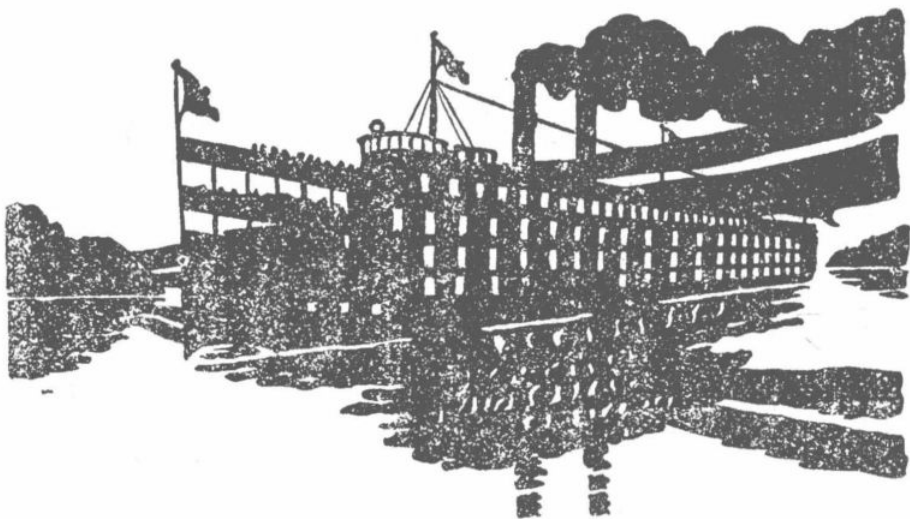
(八) 影 片 事 時 際 國
——大 擴 之 爭 戰 東 近——



隊 重 輜 軍 土 之 敵 前 亞 細 亞 小



狀 之 燬 被 郭 城 地 戰 那 密 斯



東方雜誌

第十九卷 第十七號

民國十一年九月十日發行

雜評

王內閣

這回王內閣的成立，雖不免有胡適之教授所說的「淡一色」的遺憾，但就大體而論，總算以比較的新人物居其多數。所以我們對於他的前途，也不能不抱相當的希望。

我們對於王內閣的第一個希望，就是不要忘了這個內閣，是南北未統一前的過渡內閣。因為南北尚未統一，所以一切政策，都應該有公開的和協商的誠意；不但不應該做一派的傀儡，增加統一前途的障礙；就使得到立法機關的擁護，也不是可據此以自重的。當奉直戰爭初了的時候，黎黃陂的復職，以暫行總統職權為條件，國會亦以專事制憲自矢，這實在是到南北統一的一條大路。後來黃陂似乎

忘了暫行職權的約言了，國會的一部分議員，也似乎不能忘情於政治權利了；因此統一事業，至今尚沒有一點眉目，而國會的自身，反因受政治策略的影響，引起民六民八的爭議：這不是把臨時的職務，認做久假不歸的權利的緣故嗎？我們所希望於王內閣的，就是不要把暫時的過渡內閣，看做久假不歸的權利，而對於未來正式內閣，早作退避賢路的準備。

但是過渡內閣，也並不是沒有事可做的。我國近十年來的內閣，差不多沒有一個，有一年以上的運命；因此這許多新陳代謝的內閣當局，也差不多沒有一個，有可以紀念的成績。但這只能說他們本來沒有政治的抱負，不能說他們有了抱負，絕對沒有發揮的機會。這回王內閣的最大任務，固然是南北統一問題，假是統一問題能夠解決，已經在將來的政治史上，可以留不朽的紀念。就是舉具體的改革

來說，如財政的公開，公債的整理，裁兵的實行，也都是於政治上有永久的價值，而應該在現在立其基礎的。假使如報紙上的風傳，王內閣的本意，不過豫備做一個過渡時代的犧牲罷了，這不但這種惡濁的政治生活，不值得比較有希望的王內閣來犧牲；而且這過渡時代的犧牲的一句話，豈不成了過官癮而不負責任的人的工具嗎？

最後，王內閣的中堅分子，是戴着學者的頭銜的學者的本來面目，是有傻氣，是不肯犧牲他的主張，這也是醫軟骨的官僚政治的良藥。威爾遜的十四條件，當時雖然失敗，終究造成了戰後的新局面；就是伍廷芳的拒絕副署解散國會的命令，也留下一種不可磨滅的精神。若想做識時務的俊傑，而不肯守學者的本分，那就未免進退失據了。以大學教授的資格署名於我們的政治主張的王內閣，對於這一點點特色，想不至於不能保存罷。（堅瓠）

近東大戰

近東方面發生了大戰了。自從基諾亞會議以後，這幾個月，國外傳來的新聞，都不大熱鬧，我們正苦寂寞。現在好了，我們又有全武行的好戲看了。

這次登台的主要角色，雖然是希臘和土耳其，但在幕後活動的，却仍舊是幾個強國。小亞細亞是東西交通的橋樑，是世界最富饒的區域，兩三百年來，歐洲各大國爲爭奪小亞細亞的勢力範圍與君士但丁堡的支配，差不多沒一刻停息，這一回希土大戰，從歷史的眼光看來，不過是回耶鬪爭——東西鬪爭——的悲喜劇的一幕罷了。在前次大戰以前，列強因爲爭奪君士但丁堡不知費去了多少縱橫捭闔的手段。那時的爭鬪是俄德美的三角爭鬪。德國要想貫徹他的三B政策（Berlin, Bazantine, Bagdad）英國也要想實行他的三C政策（Cape, Bagdad）。

Cairo, Calcutta）俄國更想把黑海和他大尼里海峽變作她自己的內海，所以君士但丁堡便成了帝國主義戰爭的前線。老大的土耳其便變了三大強國的目的物。

歐洲大戰之後，情形可就不不同了。德國退出外交舞台，海峽落在協約國的手中，三角鬪爭的舊形勢早就破壞了。可是英國對於近東利益，當然不能拋棄。俄國雖變成了社會主義國，但是她張起擁護世界弱小民族的旗幟，對外擴張的野心，至今未曾消滅。法國在戰後代德國而興，成爲世界軍國主義的最後壁壘了，對於近東的事務自然更要佔一個份兒。所以戰後近東方面，俄德英三國競爭的形勢破滅。英法俄三國競爭的關係却又重新造成。希臘與土耳其的戰爭，在內幕裏，何嘗不是英法俄三國的近東戰爭呢？希臘敢在斯密那逞兵黷武正因爲有一個英國在後面保鑣，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法國自

從和安哥拉政府訂約後，也公然拿軍械士官接濟土耳其。至於勞農政府的態度是更加顯明了，他們想趁火打掠，以擄得君士但丁堡。這就是最近近東戰爭的內幕了。

因有法國的暗中接濟，俄國的公然扶助，病夫國的土耳其居然出人意料的戰勝希臘，奪回斯密那了，眼見得海峽和君士但丁堡不久落在國民黨的手中。但這豈是與近東利益有密切關係的英國所能容許的？因此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未始是不可能。即使目前還不至此，也不過是時間遲早的問題罷了。但不知處在帝國主義外交的後面的人民，可依不依歐洲人民做過了國家主義的犧牲，受了武力的荼毒，不上四年，難道就忘了嗎？他們的政府還能再像一九一四年那樣的拿了好聽的名目，哄得人民去上殺人場嗎？聽說因為近東方面土軍的勝利，顛撲不破的喬治內閣已有動搖的形勢。這是

一椿可注意的消息。總之今後局勢的轉移須要看列強內部政局的變動罷。（化魯）

西伯利亞之禍機

除了近東問題外，現在最困難，最足以引起禍機的就是西伯利亞問題了。俄國舊黨的負隅，日本政府的趁火打劫，我國東北邊疆的不靖，這都是遠東未來的禍機。這種情勢實在和近東問題一樣困難哩。

長春會議，果然不出所料，現在是又破裂了。將來雖然許有廣續的希望，但日俄兩國政府的主義和政策，正和水火一般，如何能夠聯合起來？西伯利亞時局，非有一次劇烈的日俄戰爭，總不得解決。在這中間受害最甚的當然只有我們中國了。

國民對於外交似乎總欠有堅決的態度。最近張作霖和海參崴舊黨政府聯合的消息，是國民極應

該注意的。因為如果這事是確實的，那麼中國已是公然加入俄國反動派與日本軍閥的一方而了，我國對俄國內爭的中立態度就不能保持了。這樣不但使我國墮入西伯利亞外交的旋渦，而且使我國政府與遠東共和國永沒有訂約的希望，將來西伯利亞的事情弄糟了，誰來負這禍國的責任？（化魯）

爲什麼要反對科學

科學與常識的差別，只在方法上的不同；將各種事實和現象系統的排比起來，那便是科學的態度。這種態度上差異，正如美國心理學家凱鏗女士所說：譬如有旅行家行過希臘新開掘的地方，見了一塊破碎的大理石，如這旅行者是一個僅具常識的人，他不過知道這是大理石或什麼古建築物上破下來的罷了；如果那旅行者是一個有學問的古物學者，那麼，他必定還要看一看已將磨滅的刻痕，他

能毫不遲疑的斷定這是從什麼建築物上破裂下來的。同樣，如有一塊石頭，常人見了，只知道他是石，能辨別是火成還是水成的，他的常識已經是遠勝於他人了；但如見者是一個地質學家，他從那紋理及外面的痕迹上，便能看出那石子曾否受過冰川的剝蝕以及常人所不能夢見的許多古代的事情。所以科學是常識的進步，科學進步，人的認識界也頓時廣大，從前以爲與人無關的事情，亦將認出其中的關鍵，許多自然的祕密和美，也同時被人看出而且賞識了。這種道理，本是極明顯的事，然而中國反對科學的人，還很不少。有一次我聽人對一學生畢業式中演說，有『科學進步則道德退步，科學發明，則以可怕的凶器殺人更多』的話，又一次則有一校董對畢業小學生說，有『你們出去，學的務要求實用，不要懸空的去費時間在理論科學上！』的話。

前一種意見，是他不知道科學不是專爲戰爭而研究，是好殺的人，借用科學的發明去作惡罷了，

其咎並不在於科學。第二種見解，並不是反對常識（因爲常識的切於實用是很顯見的），只是反對比常識的需用更遠大，而更有利於生活的科學。

其實這兩種反對的意見，並不是了解科學的性質，他們之所以反對，只因爲不知道科學是什麼的緣故，實在是愚昧得很可憐的。這個原因，大部分因爲中國向來沒有科學，沒有科學本是人沒有考鑒

自然的能力，現在却誤認他爲與生活不關係的東西了。

可是近代科學的進步，與常識相去更遠，許多科學研究，非有大規模的設備，簡直是不能下手研究的。中國現在既沒有餘暇來顧到科學研究，普通人民也便愈不能知道科學的意義了。這所以不但別的人，便是在教育界中的，什麼校董之類，不是說科學是道德之敵，便是說學科學乃枉費心力和時間的了。（健孟）





國語改造的意見

周作人

我於國語學不曾有什麼研究，現在只就個人感想所及，關於國語改造的問題略略陳述我的意見。我的意見大略可以分作下列三項：一、國語問題之解決；二、國語改造之必要；三、改造之方法。

國語問題現在可以算是已經解決了，本來用不着再有什麼討論，但是大家贊成推行國語，却各有不同的理想，有的主張國語神聖，有的想以注音字母爲過渡，換用羅馬字拼音，隨後再改別種言語。後者這種運動的起源還在十五六年以前，那時吳稚暉先生在巴黎發刊新世紀，在那上邊提倡廢去漢

字改用萬國新語（即現在所謂世界語的 *Esperanto*），章太炎先生在東京辦民報便竭力反對他，做了一篇很長的駁文，登在民報上，又印成單行的小冊子分散；文中反對以世界語替代漢語，却贊成中國採用字母以便誦習，擬造五十八個字母附在後邊，這便是現在的注音字母的始祖了。當時我們對於章先生的言論完全信服，覺得改變國語非但不可能，實在是不應當的；過了十年，思想却又變更，以世界語爲國語的問題重又興盛，錢玄同先生在新青年上發表意見之後，一時引起許多爭論，大

家大約還都記得。但是到了近來再經思考，終於得到結論，覺得改變言語畢竟是不可能的事，國民要充分的表現自己的感情思想，終以自己的國語爲最適宜的工具。總結起來，光緒末年的主張是革命的復古思想的影響，民國六年的主張是洪憲及復辟事件的反動，現在的意見或者纔是自己的真正的判斷了。我現在仍然看重世界語，但只希望用他作爲第二國語，至於第一國語仍然只能用那運命指定的或好或歹的祖遺的言語；我們對於他可以在可能的範圍內加以修改或擴充，但根本上不能有所更張。埃及人之用亞刺伯語，滿洲人之用漢語，實際上未嘗沒有改變國語的例，但他們自有特殊的情況，更加以長遠的時間，纔造成這個結果，倘若在平常的時地想人爲的求成功，當然是不能達到的。一民族之運用其國語以表現情思，不僅是文字上的便利，還有思想上的便利更爲重要；我們不但

以漢語說話作文，併且以漢語思想，所以使用這言語去發表這思想，較爲自然而且充分，至於言語的職分本來在乎自然而且充分的表現思想，能够如此，就可以說是適用了。但是我並不因此而贊成國語神聖的主張，我覺得我們雖然多少受着歷史的遺傳的束縛，但國語到底是我們國民利用的工具，不是崇拜的偶像。我所以爲重要的並不是說民族系統上的固有國語，乃是指現在通行活用，在國民的想法語法上有遺傳的影響者，所以漢語固然是漢族的國語，也一樣的是滿族的國語，因爲他們採用了一二百年，早已具備了國語的種種條件與便利，不必再去復興滿語爲國語了。使已死的古語復活，正如想改用別國語一樣的困難而且不自然。倘以國語爲神聖，便容易傾向於崇古或民族主義，一方面對於現在也多取保守的態度，難於改革以求適用。因此我承認現在通用的漢語是國民適用的

唯一的國語，但欲求其能副這個重大的責任，同時須有改造的必要。

中國以前用古文，這也是國語，不過是古人的言語，現在沒有人說的罷了。思想自思想，文字自文字，寫出來的時候中間須經過一道轉譯的手續，因此不能把想要說的話直捷的恰好的達出，這是文言的一個致命傷。文言因為不是活用着的言語，單靠古人的幾篇作品做模範，所以成爲一套印板似的格式，作文的人將思想去就文章，不能用文章去就思想，從前傳說有許多科甲出身的人不能寫一封通暢的家信，的確並不是笑話，便是查考現在學校的國文成績也差不多都是如此。改用國語教授當然可以沒有這個弊病了，但是現在的簡單的國語就已足用，能應表現複雜微密的思想之需要了麼？這是一個疑問。目下關於國語的標準問題，大家頗有爭論，京音國音之爭大約已可解決，但是國語的

本身問題却還未確定；有的主張以明清小說的文章爲主，有的主張以現代民間的言語爲主，這兩說雖然也有理由，却都不免稍偏於保守，太貪圖容易了。明清小說裏原有好的文學作品，而且又是國語運動以前的國語著作，特別覺得有價值，然而他們畢竟只是我們所需要的國語的資料，不能作爲標準。區區二三百年的時日，未必便是通行的障礙，其最大的缺點却在於文體的單調。大家都知道文章的形式與內容是極有關係的，韻文與散文的界限無論如何變換，抒情的詩與敘事的賦這兩種性質總是很明顯的，在外形上也就有這分別。明清小說專是敘事的，即使在這一方面有了完全的成就，也還不能包括全體；我們於敘事以外還需要抒情與說理的文字，這便非是明清小說所能供給的了。其次，現代民間的言語當然是國語的基本，但也不能就此滿足，必須更加以改造，纔能適應現代的要求。

常見有許多人反對現在的白話文，以爲過於高深複雜，不過「之」改爲「的」，「乎」改爲「麼」，民衆仍舊不能了解。現在的白話文誠然是不能滿足，但其缺點乃是在於還未完善，還欠高深複雜，而並非過於高深複雜。我們對於國語的希望，是在他的能力範圍內，儘量的使他化爲高深複雜，足以表現一切高上精微的感情與思想，作藝術學問的工具，一方面再依這個標準去教育，使大多數的國民能够理解及運用這國語，作他們各自相當的事業。或者以爲提倡國語乃是專在普及而不在提高，是準了現在大多數的民衆智識的程度去定國語的形式的內容，正如光緒中間的所謂白話運動一樣，那未免是大錯了。那時的白話運動是主張知識階級仍用古文，專以白話供給不懂古文的民衆；現在的國語運動却主張國民全體都用國語，因爲國語的作用並不限於供給民衆以淺近的教訓與知識，還

要以此爲建設文化之用，當然非求完備不可，不能因陋就簡的卽爲滿足了。我們決不看輕民間的言語，以爲粗俗，但是言詞貧弱，組織單純，不能敘複雜的事實，抒微妙的情思，這是無可諱言的。民間的歌謠自有其特殊的價值，但這缺點也仍是顯著，我曾在「中國民歌的價值」（見學藝第二卷）一篇短文裏說過，『久被蔑視的俗語，未經文藝上的運用，便缺乏細膩的表現力，以致變成那種幼稚的文體，而且將意思也連累了。……所以我要說明，中國情歌的壞處，大半由於文詞的關係。』民間的俗語，正如明清小說的白話一樣，是現代國語的資料，是其分子而非全體。現代國語須是合古今中外的分子融和而成的一種中國語。

想建設這種現代的國語，須得就通用的普通語上加以改造，大約有這幾個重要的項目，可以注意。一，採納古語。現在的普通語雖然暫時可以勉強

應用，但實際上言詞還是很感缺乏，非竭力的使他豐富起來不可。這個補充方法雖有數端，第一條便是採納古語。無理的使不必要的古語復活，常會變成笑柄，如希臘本了革命的復古精神，驅逐外來語，以古文字代之，以至雅俗語重複存在，反為不便，學生在家喫麵包（Psachion）而在學校須讀作別物（Artoe 係古文）。但這是俗語已有而又加入古語，以致重出，倘若俗語本缺而以古語補充，便沒有什麼問題了。中國白話中所缺的大約不是名詞等，乃是形容詞助動詞一類以及助詞虛字，如寂莫，朦朧，蘊藉，幼稚等字都缺少適當的俗語，便應直截的採用，然而，至於，關於，況且，豈不，而等字，平常在「斯文」人口裏也已用慣，本來不成問題，此外「之」字替代「的」字以示區別，「者」替代作名詞用的「的」字，「也」字用在註解裏，都可以用的。總之只要是必要，而沒有簡單的復古的意義，便不妨儘量的用進去，

即使因此表面上國語與民間的俗語之距離愈益增加，也不足為意，因為目下求國語豐富適用是第一義，只要能够如此，日後國語教育普及，這個距離自然會縮短而至於無，補充的古語都化為通行的新熟語，更分不出區別來了。但是我雖不贊成古今語的重出，對於通行的同意語，却以為應當聽其並存，不必強為統一，譬如疾病，毛病，病痛這三個字，意義雖然一樣，其色度略有差異，足以供行文時的選擇，不過這也只以通行者為限，若從字典戶部裏再去取出許多不認得的同意語來，那又是好古太過，不足為訓的了。

二、採納方言。有許多名物動作等言詞，在普通白話中不完備而方言裏獨具者，應該一律收入，但也當以必要為限。國語中本有此語，唯方言特具有歷史的或文藝的意味的，亦可以收錄於字典中；以備查考或選用，此外不必過於博採，只聽其流行於一